



戲曲劇本

假登科

齊家編劇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目次

假登科.....	1
開瓜園.....	26

假 登 科

人 物

賈仲科——三十多岁的穷秀才。

普 空——四十多岁，七人寺的和尚。
报录人。

第 一 場

(郊外，風雨中賈仲科跑上)

賈仲科：走哇！

(唱)阴云密布寒风起，

风又大来雨又急。

迷茫茫，看不見行人路，

嘩啦啦，听不見犬吠鷄啼。

恨店主把我赶在风雨里，

可憐我渾身淋的象个落湯鷄。

空生这两条腿无处去，

五臟神止不住的叫委屈。

老天爷你不把斯文憐惜，

这才是，龙王落魄不如甲魚。

唉！想我賈仲科，进得京来考試不中，就該早早回家才是啊！大不該留在京都，与那些狐朋狗友，終朝每日，游花街、串柳巷，吃老酒、賭大錢，几个

月的快活，把帶來的銀子花得干干淨淨，連回家的盤費也沒有了。萬般無奈，與那些街頭光棍混在一起，靠着包攬些詞訟，作几首歪詩，寫几付對子，混頓飽飯。這几天生意不好，那勢利眼的店主就偏偏在這風雨當頭，把我趕出門外！唉，天哪！這才是——

“雁落西山下，

今夜宿誰家？”呀！

（唱）人常說秋雨連綿丰收兆，

我看它好似殺人刀。

為飢寒我將要挨門乞討，

讀書人不走運比強盜還“糟糕”。

冒風雨我把這村庄尋找，（圓場）

這一腳低來一腳高。（滑了一跤）

猛抬頭，看見了一座大廟，

啊！“七人寺”！哈哈，妙哇！

（唱）我何不在此廟借宿一宵。

哎呀妙哇！跑來跑去，不覺跑到這“七人寺”來了，有道是“庵觀寺院，行人旅店”，我何不就在這處借宿一晚——對呀，我倒想起一輩古人來了，昔日呂蒙正老先生不得第之時，也會在那木蘭寺內趕過齋，後來得仲頭名狀元，今日我來借宿，也是大吉之兆哇！（推門）呀！這門關得好緊哪。（敲門）大師父，開門來，開門來！

（和尚內聲：“嗯哼！”上）

和 尚：（念數板）

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！

出家人，終朝念經談因果，
一心想，成佛做祖登極樂，
渡眾生，四方化功德。

張員外，李善士，
你把銀子交給我，
天大罪過能解脫。

化來錢，修廟塑像足賭扯，
我和尚，沽酒買肉吃叉喝。

虽然是，清閑自在多快樂，
比那些，威威武武有勢力的大人老爺差的多。
他們是，三房四妾、奴仆成群、一呼百諾，
我和尚，孤孤單單，冷冷清清、缺少一個花丟
丟的小老婆！

适才間，禪堂正打坐，
夢見了，伽藍菩薩對我說：
大貴人，文曲星，
來在我寺把雨躲，

就好象，天上降下星一顆，星一顆。

奇怪呀！我正在禪堂打坐，夢見伽藍神對我言道：

“和尚啊，普空！現有新貴人來在你的廟外，你快快去迎接他吧！”一驚醒來，聽見有人叫門，莫非真是新貴人來了？待我開門去看。（開門）哎呀，好大的雨呀！新貴人在那里？新貴人在……（見賓）啊？原來是……哼！原來是一個討飯的花子！

賈仲科：大師父，小生這廂有禮了。

和尚：哼！好說了，方才可是你叫門？

賈仲科：是啊。大師父，我乃是行路之人，路過此地，適逢

天降大雨，上不挨村，下不靠店，就請大師父行个方便，讓我在貴宝刹之中借宿一晚吧！

和尚：哎！我这清淨的禪院，那有閑房給你們这花子住哇！

賈仲科：啊？你怎么把我这堂堂的秀才相公，当成了花兒乞丐呀？真真是羞辱斯文，岂有此理！

和尚：好了好了，我不管你是花子也罢，秀才也罢，我这寺院不住閑人。

賈仲科：常言道，庵觀寺院，實行方便，行人到此，如同旅店。难道說你这出家念佛之人，就没有一点慈悲之心嗎？

和尚：不是我沒有慈悲之心，只因大上月，也有一个象你这样的花子秀才前来借宿，第二天清早，不但沒有給我香火錢，反把正殿上的一个宣德香爐、跟一对蜡簽偷去了，这叫作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哪！

賈仲科：唉！大師父哇！

（唱）我本是圣人門徒一个生員，
秀才公怎能偷你香爐与蜡簽。
出家人本应当多行方便，
难道說你就沒有慈悲心田。
只要你一席地把我照看，
到明天多多給你香火錢。
你若是不許我借宿一晚，
定把你这坏名兒，到处去傳！

和尚：哼哼，你先別拿大話來吓我，难道我会怕你这穷酸嗎？好啦，你去傳吧，今天說什么也不讓你在这兒住。

賈仲科：哎呀呀！大师父，是我把話講錯了，你老人家不要見怪，請看在孔圣人的面上，行个方便吧！

和尚：哼！瞧你这份德性！你說你是圣人之徒，鬻門秀才，我看有点不象。

賈仲科：怎么不象呢？

和尚：想那秀才相公，是有了功名的，自然是——吃的油、穿的綢，書本拿在手里头——斯斯文文的。再看看尊家您，是——人不人、鬼不鬼，比鷄蛋多了兩条腿，头上扣个屎盆子，身上披条破裙子，王八腦門子，鬼子咀脣子，脖子象个蒜槌子，眼睛瞪的象車輪子——你呀，簡直是不折不扣的……

賈仲科：什么呀？

和尚：一把臭韭菜！

賈仲科：哎，师父哇！

和尚：別来这一套，我没有你这份徒弟。

賈仲科：（唱）別看我身上穿的破叉爛，
这篇文章錦綉都在肚里边。
十載的寒窗苦磨穿鉄硯，
三字經百家姓背誦連篇。
入过学进鬻門也曾教过館，
才掙来这功名方巾藍衫。
只是我时运不来該有魔难，
才落得入考場名落孙山。
單等得春雷一声我把才学显，
不仲个翰林，也要仲狀元。

和尚：哼哼，常言說“学优而仕”、“有才就有財”，我見過多少讀書人，都是坐官發財，使奴喚婢，高車

驕馬、好不威风，那會象你這份臭要飯的樣兒。

賈仲科：哼！你那里知道，常言說“十年寒窗無人問，一朝成名天下聞”，“真人不露相，露相非真人”，你這是一雙勢利眼，單咬呂洞賓哪！你莫看那些舉人進士穿的闊氣，其實都是綉花枕头，一肚子茅草。他們居官為官，无非是貪贓賣法，欺君誤國。象我這樣讀書之人，本是清白高尙。修身齊家，傳孔孟之道，磨頂放踵，救天下之人。著書立說，宣揚教化，扶危濟困，見義勇為。一舉成名，則位列朝班，殺賊官，除惡霸，上保君王磐石之安，下解黎民倒懸之苦。應試不中，則游學四方，安貧樂道。

我豈肯與那市僧之徒同流合污哉！

和尚：哎呀呀！你說的這篇大道理，倒是真新鮮，與眾不同！

賈仲科：豈敢豈敢。想我賈仲科，身為聖人之徒，龔門秀才，十載寒窗，磨穿鐵硯，上知天文地理，下通三教九流，五經四書無一不知，詩書禮樂無一不曉。稱得起才高八斗，學富五車。我念過三字經、百家姓、千字文、論語孟子、大學中庸、三國志、西游記、金瓶梅、封神演義、孫子兵法、奇門遁甲。學會了吟詩作賦，投壺射箭，猜拳押寶，移山倒海，呼風喚雨，撒豆成兵……

和尚：啊？慢着慢着，你說什麼？“呼風喚雨，撒豆成兵”？

賈仲科：哎，你好糊塗哇！我不過是打个比方，這叫“秀才不出門，便知天下事”啊！

和尚：（背白）嗚呼呀！我看這個人雖然穿的破爛，說出

話來到是滔滔不絕，出口成章，真乃是滿腹學問，將來一旦發市，必有大富大貴。莫非那伽藍神所說的新貴人就是他嗎？哎！既是新貴人，為什麼還要飯呢？也罷！待我再來試試他的學問如何。

啊，賈秀才！你有這麼大的學問，為什麼不去坐官，反倒賣開零碎綢子啦？

賈仲科：哎！大師父，包子有肉不在折上，你只看我穿的破爛，豈知我胸有大才，只因時運未到哇！

（唱）有道是將相本無種，

說什麼鳳生鳳來龍生龍。

蓬蒿中隱藏靈芝草，

自古大器皆晚成。

昔日里韓信受過胯下辱，

伍子胥求乞在那吳市中，

木蘭寺趕齋呂蒙正，

朱賣臣休妻，也是因為窮，

鄭元和不得第挨門要過飯，

王金龍因為窮，他在那屬九寒天、吏部堂下、

懷抱梆子、哆哩哆嗦、一步一顫去巡更。

到後來一个个封侯又拜相，

衣錦榮歸，四海揚名。

賈仲科，今天雖然不得第，

明春要魚化龍；上升半天空。

和尚：什麼？“上升半天空”？哎呀！那要摔下來，不變成柿餅子啦！

賈仲科：“頂子”？哈哈！當然了；起碼也弄個“亮紅頂”。

和 尚：好啦好啦，你說了那么多典故我都不懂，你要真有學問，我出個對子你可對的上嗎？

賈仲科：我賈某從不誇口，你們出家人能有多大才學，還難得在我這龔門秀才？你只管出題，我保證對得上。

但有一件——

和 尚：那一件呢？

賈仲科：你要先答應我住宿。

和 尚：送……好，我和尚有慈悲心腸，我今天破破例，就答應你在这借宿。

賈仲科：怎么？你答應了。哈哈！

和 尚：怎么着？

賈仲科：那我不但借宿，還要趕齋。

和 尚：趕齋？

賈仲科：就是吃飯。

和 尚：得得，你先別順杆往上爬，要是對得上我就叫你住，要是對不上，你就給我“小孩拉屎”——

賈仲科：此話怎講？

和 尚：“搬搬家”，我這不打發。

賈仲科：好，你出題來！

和 尚：噯，我就以寺院為題：“一座庭院”，

賈仲科：這，你出一，我對三，兩——“兩碗干飯”。

和 尚：啊！慢着，這“寺院”怎么能對“干飯”哪？

賈仲科：哎！你好糊塗啊！這干飯者，能吃也，吃飽了養精神也，精神者，神佛之精華也，這“兩碗干飯”就是兩尊神佛啊！

和 尚：好哇！繞这么大圈子。再來：“佛法无边”，

賈仲科：“錢能通神”。怎么样？今天我可是住定了。

和尚：慢着慢着，我再出一題：“一場秋雨一場寒”，
賈仲科：“十場秋雨到冬天”。冬天快到了，外邊風大，你
我里边講話，請啊，請！

（賈要進廟，和尚攔住）

和尚：哎哎哎，你先別慌，我還有對子要你对呢。

賈仲科：怎么，你還有？好！“馬棚里伸腿”——

和尚：此話呢？

賈仲科：你“出蹄”。

和尚：哎！乃是題目之題。這……我要出上个難題叫他
對。……有了：“求神許願，布施香油 蜡燭錢一
串”，

賈仲科：這……哎，“寫呈具保，賺得門包財禮銀三千”。

和尚：哎呀呀，真是對答如流，高才高才，這一定是新貴
人到了。啊！貴人……

賈仲科：什么？（奇怪的）跪人？

和尚：新貴人，快快請進。（鞠躬作揖的往里讓）

賈仲科：嗯哼！（整衣，大搖大擺的進廟）

和尚：新貴人請坐。（給賈打掃椅子上的土）

賈仲科：啊！你这是……何意呀？

和尚：新貴人駕到，与小寺增光不少哇！

賈仲科：大師父，可有我的房子住嗎？

和尚：豈敢豈敢，小寺里有的是空房子，有經房、有客
房、有禪房、有膳房、有茶房、有臥房、還有兩層
大樓房，只要新貴人不嫌髒，您隨便挑着住。

賈仲科：多謝了。（背白）哎呀且住！這和尚口口声声叫我
新貴人，其中必有緣故，待我見机行事。（對和
尚）大師父，你為何先倨而后恭啊？

和尚：这，啊啊啊，这是小僧看你出口成章，文才出众，方才一时眼拙，不知是貴人駕到，多有冒犯，还望相公恕罪！

賈仲科：那个与你一般見識，有道是：宰相肚內能撐船。

和尚：是是是，大人大量，大人大量。啊，相公，象你这样高才，明春一定是高仲的了。

賈仲科：那是自然。只是我已无心功名，不想進場考試了。

和尚：哎呀呀！这样的大才，埋沒了豈不可惜呀！

賈仲科：唉！大師父你那里知道，想我們讀書之人，受尽了悬梁刺股之苦，原是为了一举成名，耀祖增光，只是我目下……那有銀錢進場考試啊！

和尚：你为什么不去亲戚朋友，借点錢去，考中了坐了官再加倍还他們哪？

賈仲科：唉！这人海茫茫，象你这样真正識才的能有几个？誰肯傾囊相助啊！

和尚：說得对。可是進場考試，那能用的了多少錢呢？

賈仲科：官大官小，就要看拿的本錢多少而定啊！

和尚：啊！考場里也要徇私舞弊呀？

賈仲科：你們出家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，考場里明是选拔英才，实是个卖官場所。光是拜宗师，递門包，就要許多的銀子。財与才是一道的呀！

和尚：啊！这么說，只要你有本錢，官是稳拿到手啦！

賈仲科：那是当然，我賈某从来不开口，只要有了本錢，这三場考罢，仲上个进士，弄上个知府，是如拾草芥一般！

和尚：（背白）哎呀呀！怪不得伽藍神給我托夢，你看他生得天庭飽滿，地閣方圓，二目有神，真是个大貴

之相，將來一定官高爵显。我若借給他一点銀子，叫他去考，他高高得仲，坐了大官，那我……哼！岂不是名利双收，比放“閻王債”要强的多呀！哈哈！哎呀——慢着，我把錢借給他，他要是考不仲，我不是落个“偷雞不成蝕把米”呀！这……嗯，菩薩說的話还会有錯嗎？对！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是黑是紅就押上这一宝吧！

（向賈）啊新貴人，請过来。

賈仲科：大师父何事？

和 尚：实話对您說了吧，方才我在禪堂打坐，夢見伽藍神“显圣”，說今天有新貴人到我这庙里来，想不到偏偏我一开門您就来了。我看您当下虽然貧穷，明春一科定会发迹，我有心留您在小寺住下，再借給您点銀子去考試，等您高仲之后，再按本利还我，您看怎样？

賈仲科：此話可是当真？

和 尚：当然是真呀！

賈仲科：（背白）哎呀呀！我說这和尚如何对我敬重起来了，原来是这个緣故。好，我就將計就計，在此吃他几个月，明春仲了更好，即便不仲，今冬的冻餓是不愁的了。

啊，大师父，难得你慧眼識才，真是賈某的救命恩人啊！

和 尚：哈哈，没什么，出家人慈悲为本哪。

賈仲科：你这高恩厚情，日后定当重报！

和 尚：四海之中，皆为朋友，貴人若不嫌我高攀，我願与足下結为異姓兄弟。

賈仲科：这——妙哇！小生我正求之不得。

和 尙：將來我有个坐官的兄弟，倒也十分光彩体面。你我各叙年庚。

賈仲科：大师父請。

和 尙：小僧普空，今年四十七岁，三月十六日子时生人。

賈仲科：小生賈仲科，今年三十四岁，六月初八日午时生人。

和 尙：哈哈！小僧我到占長了。

賈仲科：兄長請上，受小弟一拜。（拜）

和 尙：哎哟！折杀小僧了，賢弟快快請起。

賈仲科：兄長！你我今日結拜，情如手足，明春高仲，那时候你我二人的荣华富貴，是享受不尽哪！

和 尙：是啊，又升官又发财，官財就都来呀。

賈仲科：有道是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銀。”我借你的銀子是要百倍奉还的呀！

（唱）大师父可算是雪里送炭，

难得你慧眼識大賢。

这也是賈仲科时来运轉，

进考場跳龍門必点狀元。

到那时金榜題名天下显，

圣天子必放我帘外居官。

不坐个知府也要坐知县，

借你的銀子要百倍奉还。

和 尙：哈哈！阿弥陀佛！

（唱）这都是前生有緣菩薩显圣，

风雨中成全了你我弟兄。

他明春入考場必然得仲，

这一本生万利，生意交成。

賢弟，你我弟兄后边飲酒，随我来呀！

（二人同笑，携手下）

第 二 場

（店內。第二年春天，賈仲科考罢的一个早晨）

（和尚上）

和 尚：（唱）这几个月，催租又要眼，

拆了东牆壘西牆。

求官府化布施又走考場，

跑坏了僧鞋好几双。

磕破头皮磨破咀，

坐够了衙門的冷班房。

为的是賈仲科真登金榜，

他当官我发财，天理昭彰。

自从賈仲科到了我的庙里，我整天催租要眼，弄銀子来給他赶考，还托人給他补进了名冊，投了卷子，又打点他拜宗师入考場，可把我累坏了。我平日虽然看着一个小錢有磨盤大，可是这一回算起来也花了二十多兩銀子！好容易盼他三場考完，今天就是揭榜的日子，这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了，心里象十五个吊桶打水，老是七上八下的。嘿！我这一宝要真押紅了，那，哈哈！他这官可是我花錢买的，到那时候，我可就是大老爷了，該我抖起来了！（看天）

哎！这天怎么老是不亮啊！对了，趁着天还不明，我到伽藍神前求上一支签，請求菩薩保佑保佑吧！

（唱）急忙跪在佛象前，

菩薩有灵賜支签。

手搖签筒嘩嘩轉，

咀里不停念真言。

嘆嗒一声签落地，

（忙拾起，看）上上大吉，哈哈！

原来是支上上签。

菩薩菩薩真灵驗，

賈仲科一定仲狀元。

我和尙就要发财把錢賺，

辛辛苦苦总算盼到这一天。

賢弟，賈賢弟！你快起来吧！

賈仲科：（內白）来了。（上）

（唱）适才睡覺得一夢，

夢見我騎着駿馬去夸官。

猛听得和尙一声喊，

哎！

你吵醒我好夢为那般？

和 尙：恭喜賢弟，賀喜賢弟呀！

賈仲科：怎么！莫非是报录人来了？

和 尙：倒不是报录的来了，是方才愚兄在伽藍神前求了一签，是上上大吉，你今科一定是金榜高仲的了！

賈仲科：妙哇！方才我也得了一夢，夢見我得仲了头名狀元，正在大街上走馬夸官，好不快活呀！

和 尙：这二兆相同，一定会应的。

(內喊：“皇榜貼出來了，走哇！去看榜啊！”)

賈仲科：啊！皇榜貼出來了，待我前去觀榜。

(賈要出門，和尚拉住)

和 尚：哎，且慢。賢弟，你这几天用功作文章太辛苦了，你不如在寺里歇会，讓我去看榜，要是中了我急速回来告訴你。

賈仲科：这，也使得，你快去快回。

和 尚：好，我就回来。(出門，又回來)啊賢弟，我去看榜，你可千萬別离开寺院，務必等我回来呀！

賈仲科：兄長只管放心，你我二人，一个头磕在地下，就如同亲手足一样，要同甘苦，共富貴，如今我就要坐官了，那能把你丢下呀！

和 尚：說得对，我走了。(出門)哎呀！我可不能大意，我去看榜，他要趁我不在溜走了，我上那去找他呀！这不是煮熟了的鴨子又飞了嗎？不行，我得把門鎖上。(倒鎖門。下)

賈仲科：唉！我这一科是否能中，真叫我放心不下，那和尚大概已走远了，我不免也去街上觀榜。(開門)嗚呼呀！这个秃驢竟把門兒倒鎖上了，真是混眼东西！

(唱)說什麼出家人實行方便，

分明是巴結勢力多賺錢。

这和尚真是冤家蛋，

几月来把我供奉的象神仙。

强中自有强中手，

賈仲科腹內有算盤。

我今科中了自然是好，万一不中，欠下这和尚許多